

許庭鄭

雲 幃 氏

邨 規

賄 雜

謀 錄 範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庭

幃

雜

錄

袁衷等錄
錢曉訂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鄭氏規範（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庭幃雜錄卷上

明 嘉善錢 曉訂

問堯讓天下於許由。經傳不載。豈後人附會歟。父參坡曰。按左傳。許太岳之後。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書云。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乎。

宋韓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主上所信從及足以表主上之德者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于其首。大略曰。諫主于理。而以至誠將之前輩之忠厚如此。今乃有以進言要名者。良可悼也。

有王某者。善風鑑。江湖奇士也。來訪父。坐定。開門外履聲。嚮王傾耳曰。有三品官來。及至。則表兄沈科也。王諦觀之。曰。肉勝骨。須肉稍去。則發矣。科不懌。卽起入內見吾母。是冬科患病。大肉盡脫。吾與三弟調理之。將愈。父謂曰。此病俱平。其胃火火去。則脾胃自調。必愈。若滋其腎水。水旺則邪火自退。亦愈。然胃火去。則善食必肥。不若腎水旺。則骨堅而可應王生之言也。因書一方授予。使付科。如法修服。後果精神日旺。而浮肉不生。明年舉鄉薦。甲辰登第。終苑馬卿。

傳稱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汝祖生平不喜責人。每僮僕有過當刑。輒與汝祖母私約。我執杖往。汝來勸止。我體其意。終身未嘗以怒責僕。亦未嘗罵僕。汝曹識之。

汝曾祖菊泉先生嘗語我云。吾家世不干祿仕。所以歷代無顯名。然忠信孝友則世守之。第令子孫不失家法足矣。卽讀書亦但欲明理義。識古人趣向。若富貴則天也。

問吾祖鑿半畝池。水冬夏不涸。鄰池常涸。何也。曰。池中置牛骨。則不涸。出西都志。

沈氏問六藝御爲卑。今凡上用之物皆稱御。官稱御史。何也。曰。吳臨川云。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

錢南士問何以謂之市井。曰。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云。

袁裳問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皆避之。何所取義。曰。陰陽書以是三日爲九良星直日。故不用。其義亦不明。河圖九數。趨三避五。初一起一居坎。至初五日五居中。十四日、二十三日、五皆居中。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凡言語文字與夫作事。應酬皆須有涵蓄。方有味。說話到五七分便止。留有餘不盡之意。令人默會。作事亦須得五七分勢便止。若到十分。如張弓然。過滿則折矣。

錢嗣問寒食禁火。相傳爲介子推而設。果爾。止該行于晉地。何四方皆然也。曰。予嘗讀丹陽集云。龍是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有龍禁之忌。未必爲子推說也。

袁襄問月令言孟冬臘先祖。鄭元註云。臘卽周禮所謂蜡祭也。然則臘蜡同乎。曰。嘗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臘也。臘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

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至潔而無穢。其所以溝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曲折。滿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滿于所受。而色易矣。硃皐淙射。滿于所閱。而響易矣。涸伏悠容。滿于所容。而態易矣。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流則然。鹹淡芳臭。滿于所染。而味易矣。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流則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爾輩慎習。

沈初授南京行人司副。歸別吾父。吾父謂之曰。前輩謂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場。余謂其言稍過。然君子緣是可以自修。其毒未形也。吾謹避之。質直好義。以服其心。察言觀色。慮以下之。以平其忿。其毒既形。吾順受之。彼以毒來。吾以慈受可也。

記稱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餽。不問其所欲。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此言最盡物情。故張橫渠謂物我兩盡。自曲禮入。非虛言也。汝輩處世。宜一一據此推廣。如見訟不能解。不問其所由。見災不能恤。不問其所苦。見窮不能賑。不問其所乏。

問天下事皆重根本。而輕枝葉。記稱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無道則詞有枝葉。豈行貴枝葉乎。父曰。枝葉從根本而出。邦有道。則人務實。故精神暢于踐履。無道。則人尚虛。故精神暢于詞說。

予與二弟□□□侍吾母。□□□予輩不自知其非已出也。新衣初試。旋或污毀。吾母夜縫而密浣之。不使吾父知也。正食既飽。復索雜食。吾母量授而撝節之。不拂亦不恣也。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輩幼

而知禮。先母沒。其年。吾父繼娶。吾母來時。先母靈座尚在。吾母朝夕上膳。必親必敬。當歲時佳節。父或他出。吾母卽率吾二人躬行奠禮。嘗洒淚告曰。汝母不幸蚤世。汝輩不及養。所可盡人子之心者。惟此祭耳。爲吾子孫者。幸勿忘此語。

以上男袁衷錄

宋儒教人專以讀書爲學。其失也俗。近世王伯安輩掃宋儒之陋。而教人專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其失也虛。觀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門亦嘗以讀書爲學。但須識得本領工夫。始不錯耳。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本領。學問是枝葉。

作文句法字法。要當皆有源流。誠不可不熟玩古書。然不可蹈襲。亦不可刻意摹擬。須要說理精到。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亦須有關風化。不爲徒作。乃可言文。若規規摹擬。則自家生意索然矣。

近世操觚習藝者。往往務爲艱詞晦語。或二字三字爲句。以自矜高古。甚或使人不可句讀。而味其理趣。則漠然如嚼蠟耳。此文章之一大阨也。爾輩切不可效之。

文字最可觀人。如正人君子。其文必平正通達。如奸邪小人。其文必艱澀崎嶇。

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爲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貴者爲下。近世人家生子。稟賦稍異。父母師友卽以富貴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貴之外。不復矧功名爲何物。況道德乎。吾祖生吾父。岐嶷秀穎。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習舉業。而授以五經義古義。生汝兄弟。始教汝習舉業。亦非徒以富貴望汝也。伊

月勳業孔孟文章。皆男子常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棄其在我者。毋強其在天者。欲潔身者。必去垢。欲愈疾者。必求醫。昔曹子建文字好人譏彈。應時改定。豈獨文藝當爾哉。進德修業。皆當如此。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持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闕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蓋深取柳而抑韓也。爾輩試虛心觀之。二公之學識相去頗遠。當知晏公之言不虛耳。唐人次知古與歐陽生書。譏韓愈之陋曰。其作原道。則崔豹答牛生書。作諱辯。則張誠論舊名也。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也。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也。當時蓋甚輕之。惜今人讀書不多。不知韓之蹈襲耳。

當理之言。人未必信。修潔之行。物或相猜。是以至寶多疑。荆山有淚。

讀書貴博亦貴精。蘇文管仲論近世刊本皆作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及得宋刻。則何字乃可字。與上文可以死。正相應。許渾詩。湘潭雲盡暮山出。此世本也。及觀劉巨濟收渾手書。則山字乃烟字也。潘榮史斷引少仕僞朝。責李密陳情之謬。嘗見釋氏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乃晉人改之入史耳。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查文選所載。則先帝之靈下。尙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必如是。而其義始完也。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舫逐鷓鴣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于江。令隨鷓鴣夷以終。蓋當時子胥死。盛以鷓鴣夷浮之江。今沈西

施于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爲蠡耳。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豈非明證哉。

作詩以真情說真境。方爲作者。周濂溪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不忍辭官。此由衷之語。何其溫柔敦厚也。若嬰情魏闕。托興青山。徒令人可厭耳。

楊升庵嘗評韓退之贈張籍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邪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此乃韓公生平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此論最當。今之人抑又甚焉。陰含譏諷。如訕如詈。此小人之尤者。不可效也。

問史記庾死獄中。何以謂之庾曰。按說文。束縛捽挫爲史。史。庾古通用也。

郁九章來訪。坐談伍員之員。宜作運。父曰。豈惟如此。澹臺滅明之澹。管子淮南子皆音潭。郁曰。澹與淡同乎。淡去聲。澹音潭。文選澹。淡連用。本二字。非一字也。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今多呼繇爲由。亦悞也。郁曰。此更有何證。曰。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謂舉其父諱以嘲之。此明證矣。又五代王朴。朴平豆反。而今人皆呼爲樸。似此之類。不可枚舉。

宋儒謂易經象象卦爻皆取義于物。象者。犀之名。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豬神。犀形獨角。知幾知微。是則象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是則象者。取于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近世楊慎非之。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

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亦自有理。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則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其爲字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爲義。古文圭亦音卦。本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是則爻者。義所旁通也。

坤順乾而有物。陽資陰也。月遠日而生明。陰避陽也。

魚生流水者。皆鱗白。魚生止水者。皆鱗黑。

予夜讀君陳篇。父問曰。君陳是何人。對曰。不知。曰。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王伯厚言之甚詳。且坊記註有明文。可證也。

比鄰沈氏世讎予家。吾母初來。吾弟兄尙幼。吾家有桃一株。生出牆外。沈輒鋸之。予兄弟見之。奔告吾母。母曰。是宜然。吾家之桃。豈可僭彼家之地。沈亦有聚生過予牆。聚初生。母呼吾弟兄戒曰。鄰家之聚。慎勿撲取一枚。并誠諸僕爲守護。及聚熟。請沈女使至家而摘之。以盒送還。吾家有羊走入彼園。彼卽撲死。明日。彼有羊竄過牆來。羣僕大喜。亦欲撲之。以償昨憾。母曰。不可。命送還之。沈某病。吾父往診之。貽之藥。父出。母復遣人告羣鄰曰。疾病相恤。鄰里之義。沈負病。家貧。各出銀五分以助之。得銀一兩三錢五分。獨助米一石。由是沈遂忘讎感義。至今兩家姻戚往還。古語云。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諒哉。

有富室娶親。乘巨舫自南來。經吾門。風雨大作。舟觸吾家船坊。倒焉。鄰里共拯其舟人。欲償所費。吾母聞之。問曰。媳婦在舟否。曰。在舟中。因遣人謝諸鄰曰。人家娶婦。期于吉慶。在路若賠錢。舅姑以爲不吉矣。

況吾坊年久積朽將頽。彼舟大風急。非力所及。幸寬之。衆從命。

吾母愛吾兄弟逾于己出。未寒思衣。未飢思食。親友有饋果饌。必留以相飼。既娶婦。依然吮育。無異齠齔也。吾婦感其殷勤。泣語予曰。卽親生之母。何以逾此。妻家或有饋。雖甚微眇。不敢私嘗。必以奉母。一日偶得鰾婦親烹。命小僮胡松持奉。松私食之。少頃婦見姑。問曰。鰾塘食否。姑愕然良久曰。亦堪食。婦疑退而鞠松。則知其竊食狀。復走謁姑曰。鰾不送至。而曰堪食。何也。吾母笑曰。汝問鰾。則必獻。吾不食。則松必竊。吾不欲以口腹之故。見人過也。其厚德如此。

以上男袁夢錄

庭幃雜錄卷下

王虛中解書法詞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詞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至要之言然得其詞者淺得其意者深汝輩讀書勿專守著詞語須逆其志于詞之內會其神于詞之外庶有益耳

仙尼題吳季子墓止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議者謂勝碑碣千言張子韶祭洪忠宣止曰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尙饗景虛深美其情悲愴乃過于詞可見文不如質實能勝華此可爲作文之法

象緯編數君子通之而不欲以是成名詩詞賦命君子學之而不欲以是譁世何也有本焉故也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作顏氏家訓諄諄欲子孫崇正教尊學問宋呂蒙正晨起輒拜天祝曰願敬信三寶者生于吾家不特其子公著爲賢宰相歷代諸孫如居仁祖謙輩皆聞人賢士此所當法也

吾目中見毀佛闢教及拆僧房僧寺基者其子孫皆不振或有奇禍碌碌者姑不論崑山魏祭酒崇儒關釋其居官毀六祖遺鉢居鄉又拆寺興書院畢竟絕嗣繼之者亦絕岳雙江爲蘇州太守以興儒教關異端爲己任勸僧蓄髮歸農一時諸名公如陸粲顧存仁輩皆佃寺基開菑公無嗣卽有嗣當亦不振

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闢佛。近又拆庵爲家廟，聞陸秀卿在岳州亦專毀淫祠而閒及寺宇，論沈陸之醇腸碩行，雖百世子孫保之可也。論其毀法輕教，甯能無報乎。爾曹識之，吾不及見也。

問作詩之法，曰：以性情爲境，以無邪爲法，以人倫物理爲用，以溫柔敦厚爲教，以凝神爲入門，以超悟爲究竟。

詩起于三百篇，學詩者皆沿其下，稍忘其本始，起非分之思，開無謂之口，行無益之事，不如其已。

自小學久廢爾雅說文，無畱心者。士人行文多所謬誤，雖正史不免焉。按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關關音由，故關獵人有鹿。唐呂溫乃作由鹿賦，以關爲由，誤也。蜀人謂老爲皤，取皤皤黃髮義。有賊王小皤作亂，宋史乃作王小波，當改正。

可愛之物，勿以求人，易犯之愆。勿以禁人，難行之事。勿以令人。

終日戴天，不知其高。終日履地，不知其厚。故草不謝榮于雨露，子不謝生于父母。有識者，須反本而圖報，勿貿貿焉已也。

語云：斛滿人概，人滿神概。此良言也。智周萬物，守之以愚。學高天下，持之以樸。德服人羣，莅之以虛。不待其滿而常自概之，雖鬼神無如吾何矣。

呢喃燕子語梁閒。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此劉季孫詩也。季孫時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以提刑至饒。見是詩。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由是知名。青衫白髮舊參軍。旋驛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盧秉詩也。荊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卿貳。石林珊瑚詩話修載其事。今之上官有惜才如荊公者乎。卽著書滿車。誰肯顧者。此英雄所以長擯。世道所以日衰也。

見精始能爲造道之言。養盛始能爲有德之言。其見卑而言高。與養薄而徒事造語者。皆典謨風雅之罪人也。

黃蘇皆好禪。談者謂子瞻是士夫禪。魯直是祖師禪。蓋優黃而劣蘇也。人皆知二公終身以詩文爲事。然二公豈淺淺者哉。子瞻無論其立朝大節。卽陽羨買房。焚券一細事。亦足砭污起懦。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者。餘冬序錄嘗類其語。如云。學問文章。常求配古人。不可以賢于流俗自足。孝弟忠信。是此物根本。養得醇厚。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先令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欲進道。須謝外慕。乃得全功。又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庶言下有理會。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于几。立則垂于紳。飲則形于尊彝。食則形于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無適而不當。至于世俗之學。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玩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此等處皆

汝輩所當服膺也。

顧子聲、王天宥、劉光浦在坐。設酒相款。劉稱吾父大節凜然。細行不苟。世之完德君子也。父曰。豈敢當。嘗自默默檢點。有十過未除。正賴諸君之力共刷除之。王問何者爲十。父曰。外緣役役。內志悠悠。常使此日閒過一也。聞人之過。口不敢言。而心常尤之。或遇其人而不能救正二也。見人之賢。豈不愛慕。思之而不能與齊。輒復放過三也。偶有橫逆。自反不切。不能感動人四也。愛惜名節。不能包荒五也。終日閑邪而心不能無妄思七也。有過輒悔如不欲生。自謂永不復作矣。而日復一日。不覺不知。旋復忽犯八也。布施而不能空其所有。忍辱而不能遺之于心九也。極慕清淨而不能斷酒肉十也。顧曰。謹受教。且顧余兄弟曰。汝輩識之。此尊翁實心寡過也。

夏雨初霽。槐陰送涼。父命吾兄弟賦詩。余詩先成。父擊節稱賞。時有惠葛者。父命范裁縫製服賜余。而吾母不知也。及衣成。服以入謝。母詢知其故。謂余曰。二兄未服。汝何得先。且以語言文字而遽享上服。將置二兄于何地。褫衣藏之。各製一衣。賜二兄。然后服。

吾父不問家人生業。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銀既平。必稍加毫釐。余問其故。母曰。細人生理至微。不可虧之。每次多銀一釐。一年不過分外多使銀五六錢。吾旋節他費補之。內不損己。外不虧人。吾行此數十年矣。兒輩世守之。勿變也。

余幼頗聰慧。母欲教習舉子業。父不聽曰。此兒福薄。不能享世祿壽。且不永。不如教習六德六藝。作箇好

人際可濟人。最能種德。俟稍長。當遣習醫。余十四歲。五經誦徧。卽遣遊文衡山先生之門。學字學詩。既畢。姻授以古醫經。令如經史潛心玩之。且囑余曰。醫有八事須知。余請問。父曰。志欲大而心欲小。學欲博而業欲專。誠欲高而氣欲下。量欲宏而守欲潔。發慈悲惻隱之心。拯救大地含靈之苦。立此大志矣。而于用藥之際。兢兢以人命爲重。不敢妄投一劑。不敢輕試一方。此所謂小心也。上察氣運于天。下察草木于地。中察情性于人。學極其博矣。而業在是。則習在是。如承蜩如貫蠶。毫無外慕。所謂專也。窮理養心。如空中朗月。無所不照。見其微而知其著。察其迹而知其因。識誠高矣。而又虛懷降氣。不棄貧賤。不嫌吳穢。若憫瘼乃身。而耐心救之。所謂氣之下也。遇同儕相處。己有能。則告之。人有善。則學之。勿存形迹。勿分爾我。量極宏矣。而病家方苦。須深心體恤。相酬之物。富者資爲藥本。貧者斷不可受。于閤室。皺眉之日。豈忍受以自肥。戒之。戒之。

表弟沈稱病。心神恍惚。多驚悸。不甯。求藥于余。既授之。父偶見。命取半天河水煎之。半天河水者。乃竹籬頭空樹中水也。稱問水不同乎。父曰。不同。衍義曾辨之。未悉也。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臟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熱毒。井華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明目。去酒後熱痢。東流水者。順下之水也。故下藥用之。倒流水者。回旋流止之水也。故吐藥用之。地漿水者。掘地作坎。以水攪渾。得土氣之水也。故能解諸毒。甘爛水者。以木盆盛水。杓揚千遍。泡起作珠數千顆。此乃攪揉氣發之水也。故治霍亂入勝脫止奔豚也。